

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宜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概奉薄酬。來稿可用下列方法：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見賢思齊 反躬自省

章剛

自留地 日前世界論壇公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在創新競爭力單項排名香港僅位列23，形勢迫人。在國際競爭日益加劇形勢下，如果香港的大學中學任由職業化學生和政治化教師恣意搞政治，不事做學問做科研，競爭力和創意力就不斷衰退。香港要擴大範疇，不要過於單一化，吸收各地優質生源，與內地優勢互補，擴寬視野拓闊出路開闢新領域，為香港的持續發展提供實質基礎力量，切勿閉關自守固步自封。

本港反對派反對「大學學生大陸化」，與反對派一貫以來反中反融合一脈相承。今天反對派的嘍囉們自編自導自演的反內地學生鬧劇只會成為他們反中反港歧路上的另一顆不成熟的石頭而已。

自從新一任政府上台以來，反對派內外夾攻掀起了一連串全面的進攻，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反中反「大陸化」，然後就肆無忌憚地舉起米字旗和龍獅旗，自稱不是中國人、要求「港獨」。他們無孔不入見縫就鑽，近年更禍延教育陣線，把毒手伸進大中小學，一批有明顯政治傾向的教師把違反正當的政制改革路向的行動帶到學校，鼓勵青少年學生參加非法行為；參加反對派激進組織的教師帶頭在鬧區罵正常執法的警察……今年6月一批網民發起「反對本港大學大陸化」行動，集資在三張

本港報紙登廣告說內地學生到港「搶書讀、爭工做」，意思是說內地學生佔了本港大學學位，使他們望門興嘆；畢了業又面對失業。把這種現象歸咎於內地來的大學生。

內地生來港升學十分正常

自改革開放以來，內地高等教育發展迅速而且質量不斷提高，一部分經濟條件較好的尖子學生會到外國或香港升學，這是十分正常的事；而且本港和各地大學往往都設有各式各樣的獎學金助學金，幫助有能力求上進的外地學生。內地學生來香港的，大部分是研究生修讀碩士博士的，他們有經濟能力或者獎學金助學金，加以本地生由於種種原因不願意讀研究院，所以，研究生以內地生佔多數並不稀奇。其

實，內地研究生交的學費要比本地生多。當然，大學培養一位碩士或博士，所需的費用要較學生付出的學費高，香港納稅人「埋單」的大學教育也資助了內地學生。但是從道義上說，大家都是中國人，大家都同樣地公平地接受高等教育，大家將來都同樣地為大眾服務，大學接受的學生同樣地都是以優才作標準。青年學子如果有心向學求上進，只要夠質素成績達標，不愁沒有可進入的大學校門。況且，內地有很多水平很高的大學歡迎香港青年，香港學生甚至可以優待入讀。

港生勿怨天尤人

香港中學畢業生為什麼會感嘆難入大學，拿到學位又嘆入不到研究院？其中一個原因是要看成績學養。內地大學學術水平提高得很快，大學生一般學習認真，學科範圍廣泛，加以國家全面發展，需要培養各種專業人才。不似香港近年，由於經濟上較著重地產與金融，轉型較慢，所以大學教育亦以此最為吃香。大學畢業生入世後，發現學有未足之時就經常針對其入行專業而參加進修課程，較為急功近利。因此，反而不似內地畢業生具有較長遠的治學及研究方向。我的一位中學同學後來

在香港大學任工程系教授，三十多年前便收內地博士研究生，現在桃李滿門已培養博士幾十位，他們全部返回內地工作。目前似乎有這現象：內地研究生取得碩士或博士學位後，很少留在本港從事一般技術工作。留下來的多數是金融、國際貿易等尖端人才。例如：港交所的CEO李小加是廈門大學外文學院畢業生，然後在美國取博士再「海歸」回來在港工作。幾天前仙逝的國際經濟學大老、對中國經濟改革具影響的高斯（Ronald Coase 1910-2013），是美國芝加哥學派掌門人，對中國滿腔熱情及期望，我國學術界對他也滿懷尊敬，在我國大學三甲之內的浙江大學成立高斯經濟研究中心，其中一位負責人王寧教授，1990年北京大學畢業然後負笈美國芝加哥大學研究院，得高斯賞識，1998年聘為助手，至2002年獲博士學位後繼續在該校任博士後，獲轉任亞利桑那州大學教授然後返浙大任現職。中國培養出來的人才在祖國或外國嶄露頭角事業有成的比比皆是，本港大學和外國大學都對培養中國研究生有信心有興趣。本港中學畢業生和大學畢業生，如果有志向上繼續深造，機會是存在的，切勿怨天尤人，把失敗的原因推向別人。老夫子韓愈說：「彼人也，予人也。

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不如周公者。」所以，青少年應該去其不合時宜的惡習，把精力放在正道上，不要走上邪道。

兩地人才互補實幹興邦

隨着時代的發展，香港的大學也應注意對學生的全人培育及學科種類和內容的擴展。胡適有一句老話：「為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廣要能高。」祖國幅員廣闊、物產繁多、經濟蓬勃導致大學專業亦百花齊放，既廣且專，來港就讀研究院的精英學子，大多身懷大志、才智兼備。香港穩定發展繼續繁榮必須具相應的各行業專門人才，在培養人才方面就必須從大學教育着手。內地學生及學者在通識和專科的修養都廣泛而有深度，而且普遍地都較本港學生有較全面的實踐經驗，他們通過在香港的進修會很快掌握專門知識，然後結合實際靈活運用。改革開放之始，我和同事回內地工作，初期內地人員連圖紙也看不懂，但半年後，他們便可以獨立工作。為了香港的向前發展，完成「香港夢」，本港的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應該和內地行家共同努力、取長補短、互相學習、實幹興邦。

戴耀廷的假「公投」必然失敗

徐庶

直資學校收生政策正面睇

教育局

管見集 戴耀廷日前在《蘋果日報》撰文，宣揚「佔中」的一個步驟，就是仿效「台獨」分子「公投」，反對派制定了若干個「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特首方案」之後，然後進行「電子公投」，「有關的公投，可能是由部分現職議員辭職啟動補選，或是以電子投票平台在民間進行表決，就如2012年特首選舉期間進行的民間全民投票一樣。」「公投綁選舉」是台灣民進黨推行「台獨」的把戲，戴耀廷將這一種把戲搬到了香港，這說明了戴耀廷的政治居心何在，他不過是一個分裂主義分子而已。

在香港搞什麼「公投」，都是違反憲法和《基本法》的，香港並不是一個獨立國家，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直轄的特別行政區。中國是一個單一制國家，香港是一個地方政權，香港根本沒有法律地位舉行什麼「公投」。任何冠上了什麼名堂的「公投」，都是非法的，完全無效的。

世界上的「公投」，都是由國家的憲法所規定的一種民主形式，經過了憲法文件授權，由政府提出，也必須符合很高的投票率作為門檻，對重大問題進行表決。戴耀廷所謂的「公投」，沒有憲法依據，完全缺乏法理的授權和科學性，也更加沒有什麼公信力，這不外是一齣鬧劇。阿貓阿狗都可以搞的「電子公投」，完全是虛幻世界的遊戲，不值得相信。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利用軟件，重複投票，達到自己所需要的結果。連戴耀廷也承認，「電子公投」公信力很有問題。

這在在說明，戴耀廷並不是一個貨真價實的法律學者，而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互聯網老千。他可以先搞出一個違反《基本法》的所謂普選方案，然後，發動自己友進行大量重複投票。稍稍有憲法學知識的人，都知道香港的法律地位，完全不可能舉行甚麼「公投」，也知道世界上的「公投」，都要經過憲法授權，不是由民間幾個人就可以提出。戴耀廷拿出這些三腳貓的「公投」，企圖欺騙700萬香港人，可說是一拆就穿侯的騙局。

按照《基本法》的規定，要採取五步曲，才可以提出2017年行政長官的普選方案。戴耀廷提出由立法會議員辭職發動「公投」也好，舉行所謂「電子公投」也好，完全不符合提出普選行政長官方案的程序，也不可能被人大常委會所接納。非法的「公投」，一定會徹底失敗。余若薇勾結黃毓民過去已經搞過「公投」了，結果一敗塗地，700萬港人一定不會容許他們再一次胡鬧，更加沒有人會被假「公投」所騙。

戴耀廷前一階段，千方百計喬裝打扮，大談什麼「和平與愛」，大談什麼「符合國際標準」，現在圖窮匕現，終於露出了真面目：要搞完全不符國際慣例和憲法的假「公投」，他不過是陳水扁的追隨者，把香港引向分離主義的政治老千。這和毛孟靜、范國威在「台獨」的報紙上刊登政治廣告的手法和目標完全一致：「港獨」串「台獨」。

每年這個時候，是家長為其適齡子女報讀下學年小一入學的開始，相信很多家長正為此而籌謀。日前我們得悉有家長打算為其正接受幼稚園中班（K2）教育的子女申請報讀明年直資小學一年級，我們認為有關做法實在值得商榷。

根據現行安排，直資小學不會參加「小一入學統籌辦法」，而是按照本身的入學標準招收小一學生。直資學校雖然在取錄學生方面享有較大的彈性，但我們同時要求直資學校須按照其學校的傳統和教育目標，就收生事宜訂立合理和專業標準。

直資學校接受公帑資助，他們須向公眾及持份者問責，展示他們所提供的優質教育是以學生的最佳利益為依歸。在制訂收生政策及標準時，直資學校有責任適當地運用教育局賦予直資學校的彈性，以專業規範制定收生準則，並必須顧及學童全人發展的需要。

我們希望家長明白及清楚了解，孩子的成長和學習發展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教養及栽培孩子是要因應情況，加以引導；亦應因材施教，而非揠苗助長。因此，為避免引發家長過度催谷子女及揠苗助長的風氣，直資學校的小一收生程序及安排應避免對幼兒添加不必要的壓力。直資小學應持守教育專業精神，讓家長明白過早入讀小學並不利於幼兒的全人發展，甚或令他們喪失健康成長的快樂童年，得不償失。

馬彥

「佔中戰爭論」挑動對抗

學聯昨日在城市大學舉行「佔領中環」巡校論壇，「佔中」發起人戴耀廷繼續向學界宣傳「佔中」主張，認為爭取普選猶如「戰爭」，強調透過「佔中」可增加向中央叫價的實力，甚至相信「佔中」可創造中央、港人和反對派的三贏方案。「佔中」違法暴力對廣大市民造成重大危害，無助推動普選。戴耀廷為爭取「佔中」支持，屢次在衛星組織的配合下散播錯誤觀點，以「戰爭論」增加社會對抗情緒，令社會離理性討論政改的方向越走越遠。「佔中」發起人如不改變對抗思維爭取普選，香港的民主路仍會一波三折，以為「佔中」可達至三贏更只能是妙想天開。

戴耀廷昨日強調，過去在爭取民主過程中未能成事，主要因為中央和港人勢力懸殊，港人須要「佔中」增加討價還價的實力，才可扭轉這種局面，情況就是「以戰爭對抗戰爭」。事實上，政改方案並非你死我活的零和遊戲，中央不會拒絕合法合理的普選建議，各界仍可在《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框架內，提出合理合法的方案，透過集思廣益的討論推動政改，普選原是可以理性務實共同達至的民主目標。然而，戴耀廷沒有走這條理性務實的道路，反而以為推進普選須靠談判籌碼和實力比拼，這凸顯他藉「佔中」推動普選的思維出現了突出問題，從發起「佔中」之日起已注定行錯路，以致他直到今日在「佔中」歧途上泥足深陷，越走越錯，甚至要把「戰爭論」等你死我活的錯誤觀點傳達學界，令越來越多年青人誤信「佔中」可推動香港民主步伐。

零和思維是普選障礙

在法治前提下，不合法的普選方案不可能落實，中央更不可能被暴力脅迫，戴耀廷卻繼續把迷戀權力和暴力變革的錯誤觀點在學界廣泛

散播，爭取青年學生認同。錯誤的觀點導致錯誤的行動，藉「佔中」達至普選是用錯方法，昨日便有城大學生誤信「佔中」可增加與中央談判籌碼，在激烈的衝突中可令特區政府改變依法施政的原則，這說明戴耀廷的言論已直接影響年青人思維，對香港普選製造更大的障礙。

戴耀廷近半年為「佔中」寫了很多煽動性文章，近期又積極推行偽電子公投綁綁「佔中」，聲稱「佔中」可「和平」進行，誤導公眾，但是每被公眾問及「佔中」對社會的危害性又點到即止，不願多談。昨日有學生問及如何讓「佔中」現場不致演變成無法控制的局面，戴耀廷只能老調重彈，表示可和公眾預先訂出「佔中」時間，「可以佔一日，佔完就走，再評估」，減低失控情況云云。須要注意的是，「佔中」期間人群分散，激進分子渾水摸魚，局勢一發不可收拾，這是社會各界多次向「佔中」發起人提出的警告，所謂「由全港市民決定佔領何時退出」或「事前透過民主機制」自決進退，只能是一廂情願、紙上談兵的空話。在論壇上，戴耀廷一如既往沒有預示「佔中」失敗後的情況，

但他仍把自己也搭不上嘴、後果也拿不準的學理向大學生推銷，反映戴耀廷作為法律學者只能在象牙塔內論政的虛妄，他一味強調香港達至普選「只有一條路，用非暴力、公民抗命的行動」、「港人可繼續和平抗爭下去，宣揚民主理念」，這進一步凸顯出「佔中」主張經不起社會質疑，近期已演變成宗教迷信一類的學說，變成「不要問、只要信」的歪理邪說。

錯判形勢 阻礙民主

戴耀廷在論壇上進一步認為，民主普選並非萬靈丹，卻是解決香港問題的起步，這反映戴耀廷仍然錯判形勢。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基本對策，香港正面對樓價高企、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城市競爭力下降的壓力，這些都是深層次的社會問題，都不是民主普選所能解決。「佔中」行動拿香港前途賭博，損害民生百業，加深了香港問題的複雜性，增加了解決香港問題的難度，這豈會是解決香港問題的起步？港人面對實實在在的生活困難，近年多個民調指出，被訪問市民關心的是民生問題和經濟問題，政治問題一直是眾多受關注問題中的較後選項，這說明處理香港問題須循務實的民生經濟為出發點，才能回應市民訴求。「佔中」發起人沒有分清處理香港問題次序的思路，甚至倒果為因，指民主普選是解決問題的起步，對香港問題藥石亂投，這不僅阻礙香港的民生發展，香港的民主進程亦會經受波折。戴耀廷應迷途知返，改變對抗思維，回到理性務實的正道，香港的普選以至民生發展才有出路。

香港GDP佔國家總量由25%到3%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東張西望

經濟學者雷鼎鳴撰文警告，香港的經濟發展大不如前，由上世紀80、90年代，GDP佔國家總體的25%，到去年已大幅跌至3.1%，10年內還會進一步跌至1%。

此外，政府統計，2013年首6個月有3,900名香港人移居海外，較去年同期增長8%。而在過去一年，移居海外的港人數量倍增，是自97年移民潮以來出現的大幅上升。如果16年前移民潮的出現是對香港回歸政策的不確定，那麼此次出現的移民高峰將是對香港自身政局、經濟發展的懷疑。有人看下去，選擇一走了之。

但是，我們要搞清楚，香港經濟為何徘徊不前，競爭力下降，而移民者又是為何而走？因此，我們要具體分析，不能籠而統之，一概而論。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這塊金漆招牌到現在還時常出現在各種經濟論壇上。但進一步談論到投資，不見得香港持續作為老闆們的心頭好。從深圳、上海再到新加坡，周邊國家地區間競爭力不斷增強。單從物流航運業來說，新加坡政府推出一系列低稅，甚至有條件免稅的強有力措施，吸引航運業中心移向新加坡。而新加坡政府也能夠積極參與投資方的斡旋，傾政府之力，吸引外資。上海亦然，國字號的自貿區，甚至開放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引來猜測要替代香港地位。相比之下，不少學者對過去政府以「不干預」為托詞甚為不滿，而新一屆特區政府雖然力求「穩中求變」，但是無奈遭遇種種勢力阻撓，成效不彰。

反對派撕裂社會拖累經濟民生

哲學家告訴我們，主要矛盾決定事物的發展方向。分析清楚香港的內部矛盾並且抓住主要矛盾，當是香港重新起飛的要旨。

首先，反對勢力日益激化的行動惡化了政治環境，不斷撕裂社會，也拖累經濟生活、民生改善。「佔中」絕對是近期的高頻詞，這將全港市民作為人質的極端破壞意圖，已使社會極度不安。除此之外，教師問題、廉政問題，爭論當中摻雜各種不軌企圖，街頭巷尾橫幅滿地，叫罵聲又淹沒在汽車喇叭聲中。遊客、老闆被嚇倒了，香港本是法治完善、利益最受保障的地方，何以如此，又何以再令人相信利益還能受到完好的保障。打開電視，政府高官被一大堆媒體包圍，時而低頭認錯，時而故作輕鬆。有港人不放心法治的長城還能屹立不倒，於是收拾行囊飛向了鄰國。

其次，缺乏競爭型人才。香港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發展金融業獨領風騷。當內地人還穿着粗布棉衣時，香港不少上班族穿着時尚婀娜多姿地穿梭在中環。每個想進入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西洋公司，必把香港作為通向內地的獨木橋。可是，現在內地條條大路通世界，香港還剩下甚麼？金融才俊沒有更多世界五百強作為依託，香港又沒有重工業，更沒有軍工、科技成為出路。但如文章開頭所講，不少人舉家移民，為的是接受西方的教育。沒有人才回流，香港的科技止步不前。政府的施政報告中，教育方面着墨不多，沒有大篇幅的鼓勵高端教育，只是說扶持高等教育。無論哪個產業，哪個範疇，

香港都缺乏捨我其誰的專業人才。

政府要以正壓邪

與其相若，貧富差距導致幸福感下降，基層第三產業缺乏生機。近年香港不少服務行業為了迎合自由行，聘用講普通話的員工，當中不少是拿單程證來的。也有本地上了年紀還在第三產業賺生活的人，她們共同說得最多的話是，人工追不上通脹。大財團業績好過預期，加租、提價、百物騰貴，基層的生活越趨止於溫飽。不知道生活目標是什麼，周而復始，只知道太陽會照樣升起，但毫無希望可言。

最後，住房窘迫，社會負擔沉重。李顯龍說新加坡人用4年利息可以買到房子，因此高達9成民眾擁有自置物業。而在香港，自置物業的人只有半數，3成民眾住在公屋。廉價的住屋福利來自政府，整個社會負擔起沒有自置物業者的住屋需求，福利開銷越大，社會負擔越沉重，背着這麼大的包袱，政府何以放手發展其他？購置物業有少許惡性循環的意思，政府高價拍賣地皮，發展商高成本基礎上，再添一杯羹的利潤，最終還是市民被高房價壓得喘不過氣來。

問題種種，關鍵還是政治。政府施政要有執行力，首先要正能壓邪。本來，邪者心術不正，必然鬼鬼祟祟，面目可憎。但是，在背後勢力的鼓動下，亦有一定的社會基礎，於是一時抬頭，一時間得意。但是，畢竟邪不壓正，關鍵還是當政不要懦弱，未戰先降。香港正氣回升，當社會穩定，我們大家便可重塑競爭力，尋求新的春天。